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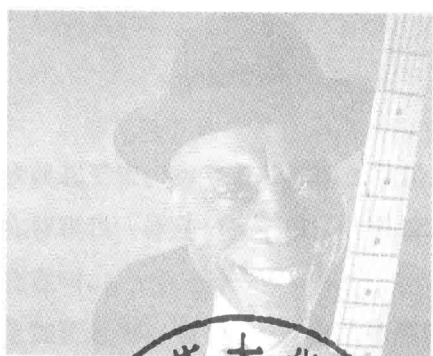
BUDDY GUY

WHEN
I LEFT
HOME
MY STORY

歌者
传记 BUDDY GUY

布鲁斯往事

巴迪·盖伊自传



WHEN I LEFT HOME: MY STORY

巴迪·盖伊 (Buddy Guy) 大卫·瑞兹 (David Ritz) 著
陈震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布鲁斯往事: 巴迪·盖伊自传 / (美) 盖伊, (美) 瑞兹著; 陈震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7-300-21534-1

I. ①布… II. ①盖… ②瑞… ③陈… III. ①盖伊-自传
IV. ①K837. 125. 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44982 号

歌者传记

布鲁斯往事: 巴迪·盖伊自传

巴迪·盖伊 (Buddy Guy) 著
大卫·瑞兹 (David Ritz)
陈震译

Bulusi Wangshi; Badi • Gaiyi Zizhu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5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张	16.75 插页 2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80 000	定 价	4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谨以此书纪念马迪·沃特斯，我们所有人的父亲

序 言

天蒙蒙亮我就起了床。我一辈子都这么早起。种植园长大的孩子都这样。你要跟我一样是个乡下孩子，甭管在哪儿，早晨还是会听到公鸡喔喔叫。

我家位于芝加哥远郊，占地 14 英亩。朝后院望去，满眼都是树。我喜欢树，喜欢看着树叶在秋天变黄，树枝在冬天结霜，嫩芽在春天绽放，新叶在夏天盎然。四季的节律把我和大地连接了起来。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豆子。正考虑去买些呢。看到新鲜的菜豆，我会跳过柜台去买。超市里的人们会认出我：“巴迪，你来这儿干嘛？”我会说：“嘿，老弟，我跟你们一样，也得吃东西，也得买新鲜的豆子。”

天气暖和时我想吃甜瓜，但我不会买你的无籽甜瓜，就像我不会买你的黄白双色玉米。我不买被虐待过的食物。回家的路上，我会停下来看看路边摊在卖些什么。如果看到他们卖的玉米上爬着一只小虫子，我会买些带回去，因为这说明它们没有经受

过农药的洗礼。小虫子很容易清理，可农药怎么清理呢？

接下来我会待在厨房里，也许用新鲜的小龙虾做道秋葵汤。小时候，小龙虾的尾巴是鱼饵，现在则成了一道美味。米饭、调料、蔬菜、豆子……锅里沸腾了，整个家里都弥漫着香味。我高兴极了。我想到了舅舅，他在密西西比河钓到鲶鱼后会带回家给我妈妈。它们干净又新鲜，皮都不用去。妈妈用开水一烫就开始煎了。煎鱼的嘶嘶声仿佛还在耳边。从酥脆的鱼皮一口咬下去，品尝鲜嫩的鱼肉时，我是个多么快乐的小男孩啊。

我在寻找那样的食物。今天在找，明天在找，这辈子都会找下去。

我的生活很简单。不用上路巡演的时候，我会把白天的时间花在买菜和烹饪上。有时孩子们过来一起吃，有时就我自个儿吃。午后两点，我通常美美地睡上一觉。晚餐过后，我坐进我的SUV，朝我的布鲁斯俱乐部进发。要是汽油不够了，我就多费些时间把车开到隔壁的印第安纳州加油，那儿的油价比芝加哥便宜两分钱。离开种植园初闯世界时，我在巴吞鲁日的一个加油站工作过。那时汽油均价是一块钱，如今把油箱加满得花掉我120块。我不是在抱怨，我只是想说我看到了一些变迁。

七点半左右，我驶进了芝加哥市区。我的布鲁斯俱乐部“巴迪·盖伊的传奇”（Buddy Guy's Legends）位于南沃巴什街和巴尔博街拐角，正对着卢普区（The Loop）的希尔顿酒店。“巴迪·盖伊的传奇”能容纳500名观众，它所在的这栋楼也是我的。

我走进去找个高凳坐下，跟店员们打了个招呼。这家俱乐部由我的两个女儿经营，她俩正在楼上对账。偶尔会有顾客认出我

来，但多数人浑然不觉。我喜欢这种感觉。今晚我不需要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我不是来演奏的，只是来放松一下。晚上有处地儿可去真好。我也很高兴芝加哥还有一家能听布鲁斯现场的俱乐部。每晚都有布鲁斯现场。这多温暖一个老人的心窝呀！

布鲁斯很有意思。我悲伤时会弹起布鲁斯，弹着弹着，悲伤就被弹跑了。用心聆听布鲁斯也能把悲伤听跑。布鲁斯能把悲伤赶跑。它是如此强烈，能让你忘记一切，包括你的悲伤。

我刚才一直在想，布鲁斯是怎么改变了你们，又是怎么改变了我的。我回想着自己打小追随布鲁斯脚步，从偏远的种植园一路来到危险的“钢筋丛林”芝加哥。布鲁斯拿走我的生命，把它搅了个天翻地覆。那些走过的路，做过的事，回想起来，简直疯狂。布鲁斯令我狂野，唤醒了我骨子里的另一面。

现在，我，一个75岁的老人，坐在一家布鲁斯俱乐部的高凳上，试图厘清我是怎么走到这儿来的。无论你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个棒极了的故事。

目 录

CONTENTS

离家之前

面粉袋	003
光亮	013
米切尔	023
巴吞鲁日	027
他在哪儿？他到底在哪儿？	031
爱在烂泥田	039

离家之日

1957年9月25日	065
------------------	-----

离家之后

“矮子”	077
708	082
路易斯安那来的疯狂小黑鬼	090
一只整鸡	100

版权？版权是什么？	109
夜班	116
全密西西比最会穿衣的采棉工	125
她 19 岁	137
初遇布鲁斯	141
魅力四射	153
老哥，老哥	164
约翰·李·胡克	171
躺板	183
爸爸的眼睛	191
“这帮家伙是谁？”	202
监狱布鲁斯	215
“棋盘”	222
“嚎狼”	224
又硬了	231
野草疯长	238
阿尔卑斯山谷	244
胡毒男人	253

离家之前

面粉袋

你在浏览一本画册，或是在博物馆看 20 世纪 40 年代的美国南方老照片。一张一家人采摘棉花的照片吸引住了你的目光。父亲的大麻袋里装满了棉花，一个九岁的男孩背着个面粉袋——他只能应付这个袋子，毕竟，这是他头一天下地摘棉花。

那个小男孩可能是我。我从那么大开始摘棉花。我站在爸爸身旁，他教我怎么摘。

你可能会同情那个小男孩，觉得他被虐待了。你会觉得他那么小，不该干这种活计。你会认定他降生在的佃农世界残酷不公。你错了。我很高兴能跟爸爸一起干大人的活儿。我想快快长大，尽可能地帮到家里。那时，除了蓝天、土地、四季、水果、猪、马、牛、鱼、山核桃、小鸟、苔藓，以及祈祷棉花有个好收成，让我们有钱过冬外，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透过爸妈的眼睛看世界。他们的眼睛盯着土地。土地必须有收成，有收成才有饭吃。我住在路易斯安那州一个叫做莱茨沃斯（Lettsworth）的小地方，十二岁之前，因为没有通电，我们

过着与世隔绝的农耕生活，跟一百年前没什么两样。自从我们的先人像牲口一样被驱赶上奴隶船，贩运到美国南方，我们的祖祖辈辈就一直在棉花田里滴汗苦作。有次我去塞内加尔演出，有人带我参观了“不归之点”（The Point of No Return），那是可怕的黑奴贩运之旅的起点之一，没准儿就是布鲁斯开始的地方。

我全名叫乔治·巴迪·盖伊（George Buddy Guy），出生于1936年7月30日，是山姆·盖伊（Sam Guy）和伊莎贝尔·盖伊（Isabell Guy）的儿子。我在真葡萄树浸礼会（True Vine Baptist Church）上的小学。对九岁的我来说，黑人没有历史。我在课堂上学习使用餐具，阅读以白人小孩为主人公的儿童书《迪克和简》（*Dick and Jane*）。课本里没有黑人，黑人不是历史的一部分。我们只知道现在，我们只知道今天。今天意味着剥玉米、喂猪，以及干完家务活后摸着黑去上学。

蛇、闪电和据说经常出没于墓地的鬼魂让我感到害怕，但我拥有一样能压过它们的东西——家的温暖。那时候，家的感觉比现在要强烈。我正直的双亲让我觉得不管怎样一切都好，我的两个姐姐（安妮·梅、范妮）和两个弟弟（菲尔、山姆）让我充满了安全感。

我们住木棚屋，屋里没有水管。酷热难耐的时候，我们就躺到屋边的泥土上避暑。两个房间，一个柴炉。没有自来水。到了每周的洗澡时间，我们得先把水抽到浴盆里。我们也用浴盆泡摘下的山核桃，让它们增点重多卖两个钱。

我小时候没见过玻璃窗，我们的窗户是木头做的。夏天让人提心吊胆。路易斯安那的鬼天气疯狂不已，什么样的暴风雨都会

突然来袭。我曾眼睁睁地看着一股飓风将门廊刮了二十英尺远——爸爸和范妮还在上面站着呐！闪电划破天空的时候，我会奔向妈妈的怀抱。妈妈把我搂在怀里，轻声说：“别说话，孩子，上帝在干他的活儿呢。”

我们的活计从未消停，收成的一半归我们。八岁那年，我们从小农场搬到了一个大种植园。那里土地广袤，牛马成群，棉花田和玉米地一望无垠。多的时候我每天能摘 70 磅棉花（弟弟山姆有时能摘 200 磅呢）。我学会了套牛和骑马——我有一匹属于自己的小马驹。我光着脚跑来跑去，还学会了打猎枪。如果我和我的狗狗从树林里斩获一只兔或一只鸟，我会得到爸爸的赞扬和妈妈的拥抱。当晚我兴许能多吃上一道菜。

我们一周干六天活。周六晚上没有派对。周日去真葡萄树浸礼会教堂。教堂是欢乐的，因为里面的音乐很欢乐。教堂里的人教导我说，光用歌声和铃鼓赞美上帝还不够，要用你的整个身体。欢呼雀跃地赞美上帝不丢人。耶稣太好了，那种纯洁的爱美妙极了，我们的身心都属于他。

我相信是上帝帮助我们度过时艰。我们的田地得不到灌溉，我们也没有今天的农业科技。坏天气持续久了会招致灾难。我们有过很多难捱的时候。有次久旱不雨，大片的棉花枯萎死去，爸爸当时的神情还历历在目。我们没别的活儿可干，土地就是我们的一切。五个孩子在嗷嗷待哺。种植园主见势不妙，给了爸爸几块钱，让他去买袋面粉，免得我们饿死。妈妈让那袋面粉撑了很久。

妈妈种红薯。她烤的红薯吃起来特别香甜，不用额外加糖。她做的饼干松软可口，她做的玉米面包能让你一天都面含微笑。

蔬菜是院子里种的。要是我们买得起饲料，鸡就能长到被拧断脖子的那一天。拧鸡脖子是孩子们的活儿。一阵鸡血飞溅、鸡毛飞舞过后，我们将鸡毛拔得干干净净。随后，我驾起马车去取烧炉子用的柴火。妈妈做的鸡肉是褐色的，味美多汁。我从没听说过沙门氏菌。

我也从没听说过癌症。食物少归少，但新鲜。妈妈四点半就起来为我们做饭。当爸爸、姐姐、弟弟和我下地回家吃午饭时，好吃的豆子和米饭已经在桌上等着我们了，它们足够维持我们下午的体力。没有人谈论消化性溃疡或肠易激综合征。有人生病的话，种植园主会唤来一个医生。但生场病好几天就下不了地了，还是健健康康的好。

我们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没有报纸。我很小的时候家里连收音机都没有。五岁那年，我听说美军在珍珠港遭袭，但我并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战争是另一个世界的事，我们的世界是农耕。最近的邻居离我们家也有一英里远。玉米还没长高的时候，我站在门廊上能看到他家的棚屋。等玉米长高了，我就只能看到高高的黄色秸秆在阳光下摇曳起伏。

说到享用非禽类肉食，我们只能在圣诞节吃上一顿猪肉，一年仅此一次。种植园里只有两个假期——圣诞节和复活节。没有人告诉我们还有感恩节和火鸡。作物到了该采摘的时候，就是独立日也没人打算休息。圣诞节比较特殊，我们过这个节不是因为有钱买礼物，而是因为是时候杀猪了。

谁家都没有冰箱，所以肉得赶紧吃掉。盐腌可以保存，但吃新鲜猪肉才是王道。这意味着大家伙得团结协作。圣诞节前几周，我们会和邻居们聚在一起，制定出杀猪日程表。比方说，12

月10日，约翰逊先生杀他家的猪，留下一大块好肉给家人，剩下的分给邻居们。五天后是史密斯先生做同样的事，再然后轮到我们家。我花了那么多时间喂我的猪，它已经成了我的朋友。猪也有性格，有些真的又聪明又友好。我得割断它的喉咙，然而我下不了手。我得再想一想。这是世界上我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尽管不忍心，我还是握住刀柄，做了我得做的。

我最初听到的音乐——最初打动我的音乐，不是人类的音乐，而是小鸟的音乐。它们早也唱，晚也唱，抓住了我的耳朵，让我对上帝创造的一切生物产生了兴趣。有些在地上爬，发出啾啾声，咬你一口，你就会中毒；有些在天上飞，为你唱着甜美的小夜曲。不同的鸟儿哼唱着不同的歌儿，我都能听得懂。它们怎么学会那些歌儿的？怎么唱得那么动听的？听它们唱歌时，我会闭上眼睛——万物都消失了，只有短小欢快的啾啾响在耳边，让我明白世间充满了美妙的声音。

我的爸爸妈妈只上过三年学，但这不代表他们不欣赏有才华的人。有个大名叫亨利·史密斯，别名叫库特的人，很有音乐天分，弹一把只有两根弦的吉他。爸爸很欣赏他，每年圣诞都邀他过来演奏，请他喝葡萄酒。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吉他，也是我第一次摸到吉他。他的指弹让我浑身直起鸡皮疙瘩。我记得他唱了首《明晚》(Tomorrow Night)，后来我才知道是布鲁斯歌手朗尼·约翰逊(Lonnie Johnson)的歌。第一次听库特演奏时，我们那里还没有通电，自然就没有收音机和唱片。库特在一张木椅上坐下，把吉他放到腿上，开始让它诉说。只有两根弦。他的嗓音不高，配上吉他却很动人。它在讲故事，让你不由自主地停下来去

听。当然，他没有鼓，可当他的脚在地板上有节奏地打着拍子时，你会想要跳舞，想要边弹边唱。

我仔细观察了库特。我看到他与他的吉他产生着联系。那是他的女人，他的孩子，他的朋友。他轻抚着它，就像轻抚着一只狗。他让它哭，也让它笑。他让它诉说着我从未听过的故事，让我想要得到一把吉他。

妈妈买第一扇纱窗的时候，我看到了希望。纱窗是个好东西，能阻止你被路易斯安那的巨蚊抬走。它们看起来像是吉他弦做的，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趁父母不在，我卸下一扇纱窗，从顶部抽下两根线，固定在两个锡罐间，当成吉他拨弄了起来。我明白了弦的松紧程度不同，发出的声音就不同。但到了第二天早上，爸妈发现我们为什么快被蚊子吃掉了。

“谁把纱窗瞎搞成那样的？”爸爸问。

他挨个儿扫视着我们几个。当他的眼神扫到我时，我没有吭声。

“为什么不修好它，巴迪，并保证下不为例？”

我修好了纱窗，但第二天我又搞定了一种装置，基本上就是将橡皮筋拉长了钉在墙上。我不断地拨弄橡皮筋，就像拨弄琴弦一样，指望着能拨出库特的旋律。深夜里，满月下，我锯下一块又一块的木头，试图将它们拼合在一起，做出个像样的“吉他”来，可最后总是以失败而告终。

但库特的清脆琴声和鸟儿的甜美歌声从未离开过我的脑海。我满脑子都是那些我不会弹的音乐。

干完活后，我们走着去真葡萄树浸礼会上学，得在碎石路上